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二十

明 薛瑄 撰

哀辭 祭文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為江西泰和人居士質貌魁壘談議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尤重然諾尚氣節一出言人即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人長者

稱焉居士家故饒財至元季倣擾群盜公行剽掠鄉邑
苦之居士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垂聲萬世
猶當小設計慮保庇一方於是盡散其財糾合鄉民為
立約束相與戮力禦寇居士既倡義人皆愛護室家勇
於捍守群盜聞之相戒避去而不敢犯鄉邑卒賴居士
之謀以克全於難于時有司將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愀
然曰吾豈以是徼利達哉吾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
事而卒不聞逮國朝平定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

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時猶無意於進取今老矣筋力
智慮耗矣復何能為哉諸君幸相愛使得優游餘日於
太平之世幸矣薦者意猶未已居士乃辭去城郭退居
邑南村葺茅為屋編竹為籬決渠以蔬鑿池以魚日與
田翁釣叟水陸上下追攀往來酣嬉歌呼一以愚而自
混於俗因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居士居士雖
以愚而自屏於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為不可及
居士卒鄉邑老稚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何從居

士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位僉
憲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於前沒而素行或泯於後也
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惟
居士早能自立於鄉里散財舉義遏寇保良其心固已
厚於仁矣及將錄其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從其行又
何篤於義邪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於太平之世而
又堅辭薦達退老丘園盖其讓而不居蓄而未發是宜
大有以振耀於後嗣也故僉憲公兄弟連中科甲亟踐

通顯居士其可謂不死矣遂作哀辭以擬其行以彰其
報以傳于後云嗟嗟居士兮誰之賢如稟茲魁奇兮德
言舒舒惟義是急兮不有積餘遭時方艱兮鴟鴞嘯呼
居士孔悲兮聿良厥圖倒囊出廩兮糾茲義夫式遏寇
橫兮以安里閭事已則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
雲太虛屬時休明兮群賢攸趨獨守幽貞兮以辭辟書
恬然退處兮惟才之愚野老爭席兮鷗鳥與徒婆娑水
石兮以樵以漁何積之遠兮其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

德之符居士雖亡兮不亡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本本初
嗟嗟居士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逮元季兵作
處士從其二兄避地于宛今為寧陽人處士淳實君子
也早失怙恃移其孝於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焉長失
二兄移其愛於幼故撫諸孤如已子焉蓄而未發欲推
其有於人故賙恤鄉里若已責焉處士既行積於中名

孚於外有欲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曰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干進哉遂遠迹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以謝免之及薦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却掃日以敦行義飭閨庭教子孫為事澹然無所慕於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分者而遂弗之強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科目得鄆陵校官來迎養處士既至則懇懇以為人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為誨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成就後學者蓋皆得於處士之訓

焉及處士歸給事公後以官滿便道省於家而處士病
矣處士雖疾草猶以善道誨諸子而語不及他及卒宗
族感處士之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母而哀必盡焉
鄉里受處士之賙恤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
焉給事公既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于墓及服除入
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生也丁
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免亂厄遭理世受子
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歎

也世之人或多行不義至於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於
為善克享天年終於桑梓安於窀穸是則處士沒無所
愧也人之子孫或不能顯揚其親至於親沒未久而遂
泯泯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既表其行義於墓次
方且汲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處士之潛德於
無窮是則處士雖亡無所憾也嗚呼處士其可謂不死
矣雖然自處士觀之始終皆可以自足而給事公方駁
駁於榮進思欲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

及則其抱終天之戚曷有窮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
處士之行以慰給事公之悲以傳之久遠云若有人兮
稟樸專承顯則兮導清源生草昧兮厯此艱徙儒邦兮
室家安時休明兮尚盤桓篤孝愛兮行實繁聞譽洽兮
來薦言徼利達兮吾豈然賦遠遊兮遡江邊陟欽岑兮
美潺湲倦游厯兮乃言旋桑麻圃兮松菊軒掃軌迹兮
門常闕篤義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迎養兮
遂承懽悉誨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氛兮

乃大還即窀穸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鳥獸嗥兮
愁空山林木悲兮凋蒼顏石我我兮表新阡發幽光兮
潛德宣子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滿兮涕洟瀾嗟處士兮
人所賢善日遠而日邈兮是亦可攀

朱孺人哀辭并序

朱孺人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朱公則文之妻監察御史
朱鑑之母孺人世襲衣冠詩禮克服訓典允就柔嘉及
歸朱氏雖弗克逮事舅姑而能助其夫竭誠於祀事以

至處外內親黨疎戚莫不中度雖嫁久而尤不忘父母
誠孝所感蓋有異云孺人方盛年而已失其儷乃能苦
節勞心自力於衣食教其子曰鑑曰縛皆有成立而鑑
即監察御史也鑑既致身清要遭逢國家舉推恩之典
勅贈御史公以及孺人時御史公雖久逝而孺人尚安
好無恙鑑得請歸將為孺人榮而孺人亦逝矣嗚呼孺
人為女為妻為母各有法式雖早罹艱屯而晚得享福
孺人以及御史公皆可無憾哉鑑既襄大事求為之辭

辭曰有淑孺人兮德音孔嘉胚胎前光兮歸于其家誠
孝振聲兮行浹邇遐所天云亡兮矢德靡瑕勤躬教子
兮蘭茁其芽有降自天兮龍光賁加奄逝滔滔兮悲曷
有涯辭以慰哀兮孝子其柰何邪

祭文

告土神文

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曰曩為先考教諭某卒于官次
家遠不能即歸于先塋而旅厝于是實賴坤幽之德是

保是庇今將遷柩西歸謹薦庶品用伸報祭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牲醴頌額流涕告于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叙之變遷涕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塋遂權厝于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啟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敢告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寅
孝孫進士薛瑄敢昭告于高曾祖考考妣之靈曰嗚呼
惟我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衍慶以庇蔭我後人是以藐
末不肖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逮茲朝命屢降
將拜辭先壠而恭覲紫宸區區松楸之戀哀貫衷曲敢
因薄奠以僭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昭不昧者其尚
鑒茲懇勤

祭王侍御文

宣德四年十月初十日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雞酒
之奠致祭于年契侍御王公尚文之靈曰惟公中州英
俊夙已有聲鄉試春闈實忝共登奉命南旋並舟話情
再會梁苑懷抱瀉傾一別九載音信罕通君登栢府可
謂顯榮清亮詳雅人無間稱我忝同列有事湖荆君時
南按睽違莫逢將謂旋歸接武大廷孰知一逝遂隔幽
明今茲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以酹旅封君如有知
其尚鑒衷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生
監察御史薛瑄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武昌太守
王公大惠曰嗚呼惟公質樸忠信蓋出於天處心制行
率由自然在卑不競在高不騫風紀清峻人視侈焉公
任惟久畏慎乾乾卒遠尤悔名祿以全及秉郡符操持
愈堅臨事不撓有嚴有寬武昌繁劇剗治實難公為數
載屬邑晏晏承接中度交口稱賢方冀遠騁胡不少延

惟我與公年齒絕懸公不有挾交好篤專昔主公家留
連半年乃傾囊橐沽酒割鮮放懷許與揮毫成篇久別
一會笑語蟬聯孰謂茲來明幽永捐進拜旅柅公不我
言風飄總帷塵凝几筵追念疇昔有涕汎瀾返櫬何日
令子在前義當匍匐愧因職牽有負交道中情曷宣文
以自攻酒寫忱悃惟公有知其尚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五首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

謹齋沐以瓣香告于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徂夏
雨暘以時稻之早者已穗而可穫矣而晚稻山田之類
尤多皆焦然困於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賴是以爲
生若悉稿死則國之租稅神之棗盛尚無以給又何免
私室之寒飢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宇祀神以時者以
神能保庇一方之黔黎逮茲旱虐日甚民懸懸有望於
神而神之聰明胡不聞知御史來按是方敢以誠告神
其無爽明靈膏雨賜以時施謹告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神凡山之高大表為一方之望者為其能興雲雨也明為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為之主也宜乎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秋旱為虐禾將盡槁而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胡吝不與也御史緘誠遣告神必惠然許也玄雲勃興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穰欣欣歡子女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管鼓式歌且舞也御史當侈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判官周恢謹以清酌之奠告于英
顯林公之神惟神血食茲土往必有功其靈莫測潛與
化通沆旱秋甚百穀悴容神鑒在下胡不憫窮窮莫之
繼百需曷供御史來按敢有不公不公降罰民實可矜
雨則時賜俾世其承毋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岑團以清酌之奠告于漢
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祚四百率土孰非其
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潰時豈無智謀

之奇才而皆違恤逆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後數奮忠
勇而効之以死雖千古而名永長存聞者孰不為之興
起彼奸雄之擾擾於一時遺臭至今其未已固知是非
之定於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彼此相陰陰有肅之叢
祠臨宛宛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然而有稽豈荒怪淫
昏之可比茲闔境之雨澤愆期特致詞而祈以清醴尚
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曰

間者秋旱為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於群神群神聽果
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滿三日也晚稻將槁神賜以實
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飢神賜以食也百用
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
神德也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侑之神未格也神惠
其繼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祭戶部惠員外文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戶部辦事人材趙福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尚書戶部員外郎惠公之靈曰
惟公渾厚敦樸狀貌魁然加以學識文質幾全久游庠
序累陟地官宦成年耄有榮無愆瑄以後進獲陪周旋
款我旨敬悉我誨言交雖未久情則甚專茲南于邁惠
問其先謂將促膝以窮素歡孰謂一疾遽爾永捐哀聞
甫及悲心遙懸敬遣微奠寓詞柅前公識不昧其惟鑒
虔

辰州府告神文二首

維年月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燭告于城隍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脩祀典俾所司行事以時以飭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也今年夏是府境內不雨者殆逾旬月山稼將盡槁死而下田亦無以成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神之牲醑亦無以給民之疾苦莫于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猶動念于懷豈以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長民者之弗告邪果神有待而匪亟也御史來與

神言早已甚矣神其導迎休徵沛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為豐碩則一方侈神之威感神之德神饗厥報為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數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告于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為名臣沒為明神是皆一念忠誠之藹積夫豈聲音笑貌矯偽者可得而比倫御史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公之為人及領節南按乃得拜公像于壺山之陽瞻公廟于辰水

之濱屬茲辰境夏旱百穀將槁民用憂辛御史平生以
正直自處豈以是而濫禱于淫昏獨念公之忠賢為祀
典之崇重其精爽烈烈固宜與山川之氣流通而常存
是用敢以旱告詞以侑禋公其妙運化機大雨茲土以
濯辰人之焦槁以慰御史之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詔謹以清酌之奠
及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勅一通告于考察監察御史之

靈曰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達敏絕之才爰自國初蒐
舉遺逸弓旌之聘賁及丘園靈時劍起應召厯官雖止
佐邑推心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蘊是崇是衍是施被
及我後人休者廣矣而男詔以孱愚之資荷生成之力
克勤克瘁以育以誨考業邑庠發身科目遂任行在雲
南道監察御史實有風紀之榮每念音容悟發寤歎逮
茲三年遭逢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憲章舉追
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盡忠於國者蓋必有教於其家

寵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上延於其始由是推恩以行
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及先躬以孺人之命命及
今夫人恩浹幽明慶兼存沒是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
敢忘謹以前勅一通用伸告祭若聖天子褒嘉之意則
具載於訓詞尚饗

祭賈昭司訓文

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謹以清
酌之奠致祭于司訓賈公之靈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

德言相酬經義與析其懼甚焉無間朝夕我丁先憂返
葬河北大雪隆冬泣別沾臆契濶幾年寒暑屢易中得
一會暫話往昔為將他年數展良覲寧知生死遽爾永
隔茲叨憲節部有所歷道經貴居公已窀穸市酒是沽
隻鷄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公鑒余衷其不有識

祭刑部侍郎曹弘文

正統四年正月日山東都布按三司某官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行在刑部侍郎曹公之靈曰惟公發

跡秋官陟于亞卿奉命巡撫江淮山東持身廉謹臨事
寬平民感其惠吏服其公連數千里熙然以寧得人委
任惟國之明方茲賴仰一疾俄傾謹遣薄奠以達哀誠
尚饗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八日山東按察司僉
事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友人魏希文之靈曰於乎
希文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阨心不少遷憶時永

樂俱客玉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挾惠與周旋
我即君室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留連相與誨告皆
古格言乃開我愚乃砥我頑徃復十載交道篤焉逮我
別去君心如煎徒步送我握手拳拳逾三十里解袂長
歎寧知一別幽明永捐今來君里密水萊山俯仰疇昔
中情慨然問君妻子旅食寒單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
尋君寔道里隔懸遙設一奠君其鑒虔尚饗

祭王素亨文

正統四年九月十九日友生薛瑄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王先生素亨之靈曰忝接交游實篤古道十餘年間箴
誨懇到任自湖南抵宿展好中失良朋德孰我造久要
不忘敢違聖教聊薦菲儀辭以申告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太夫人之靈曰惟靈生於茂族歸於名門內範有
自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閭底于肅溫作配君子
叅大藩而資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鍾其慶源夫

何命服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于九原悲傷貫
其宗姓惻愴動於里隣令子既奉命而奔其哀計所司
復準式而營其壙墳掩幽堂之石以銘德樹隧道之碑
以刻文存沒榮哀誠鮮與倫某等忝與令子接迹朝紳
並陳誠以致奠庶有格於几筵尚饗

敬軒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譚世緯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二十一

明 薛瑄 撰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蓋於一時名垂於後世享生民之祀於無窮者
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
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伏波將

軍馬公援天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微新莽竊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人弗之識也獨其兄况謂曰汝大才當晚成且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固已見於此矣及其盡散財蓄志清時難邀遊隲蜀擇所適從知崛起草竊之徒皆酣豢富貴於一時不足以計安生民於萬世也遂謁光武於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稱之因委質臣事効忠戮

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
皆公之奇謀偉績其他蕩除馘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
中興之功公無與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
封爵列五等榮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佚嘗奮不顧身
志欲効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羣蠻擾邊公遂請行
兵至臨鄉蠻即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
有以兵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於公及
至軍而公已沒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讒而惹致之謗亦

與焉嗚呼若公之所立卓偉奇特駕一世之橫驚挺百
代而獨出猶不免巧夫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不
從充道而從壺頭為公失計夫曠日老師而費糧與捷
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設使如
或者之言從充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無齟齬乎是
又不得為公失計也夫以宗均之常才矯一節以入羣
蠻猶足以致其震懾來服若公少緩死當有他策以致
蠻矣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韜晦自養散財濟難

公之大志也鄙斥奸豪獨歸真王公之大識也奇謀勇
烈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懷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
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焉猶足以名當時而垂竹帛
公乃兼而有之而又本之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
一時名垂後世而血食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
無蹤跡曾何損於公之忠賢哉今辰即五溪故地距公
沒垂千年而野夫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
祀公斯又足以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也

我皇明大秩羣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祀典有司以時
行事無敢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或以
為神出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興構并他屋宇
門牆之弗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為人
及往來武陵江中親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行
可一日至彼亦有廟而修祀事於辰者便於人之瞻依
云耳廟亭既新余遂刪取公之大節俾辰人刻之并系
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少萎貧堅

老壯公言則然懷奇蘊朴罕識其賢雲乎鬱鬱雷乎震
震紫色蠅聲炎輝斯燼公晦于時爰牧爰蓄颺氛九縣
顧瞻安之曰述曰囂狼貪豕飽鄙不少留聿求漢道來
覲真主應對疏通謂帝大度高祖則同遂委臣質遂効
臣節聚米討羗悍虜蕩越四方底平人懷安娛公不晏
佚許國以軀滔滔武陵蠢蠢雜種梗化撓邊負險恃勇
公曰茲役老臣馳驅堅請于行秉節舒舒不驚不亟既
安且式試兵臨鄉蠻即摧辟扼于壺頭匪公之无天少

須假孰測厥猷公雖沒世因則成事乃招乃來羣蠻無
貳云胡巧夫讒言朋興豈不暫翳事久滋明迄茲千載
有顯愈赫名徹聽聞功載史冊壺山之南辰江之潯公
蹟如新公廟惟古逮我皇明祀典秩申行事以時委在
守臣惟公忠精厥德不爽疫癘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
惠欽服國章廟亭完構其敢廢荒乃圖永久乃磨良石
我纂其詞為示無極

絳州大成廟碑

臨川王汝績以儒官陞知山西之絳州始至進謁大成
至聖文宣王顧瞻廟貌庠陋年久未脩腐撓大懼弗恭
明祀及薦更釋奠薦獻周旋迫於狹隘且風雨穿漏不
足以揭虔安神益深悚惕遂下北山之材聯為巨筏順
流而至擇土埏埴瓦甍完堅百用具備衆工齊作撤去
腐壞易以新好廟舊以間計者三廣而為七厥制崇高
峻整宏闊深邃巍然堂座聖像益尊顏曾思孟四公作
配十哲位次序列左右禮殿既成改作從祀賢儒兩廡

而擴大之門宇堂齋率皆壯麗深廣克稱類宮之度工
既訖功釋奠備禮儀之盛士習有絃誦之勤風化之美
延及民庶汝績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昔周元公有言夫
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我聖朝
所以極尊崇之禮天下通祀而罔間內外者其不以是
與惟是絳學祀典人材所關汝績大懼學政墜弛有憊
彛憲是用協力一新財用民功皆國家有所興事底功
惟祇若崇祀育材之意而已迄茲有成誠不可不知所

自爾諸生考業於斯師法先聖當以唐虞三代學校士
習自勵勿以俗學詞章聲利汨其心尊道統之正黜百
家之非居仁由義竭忠盡孝庶幾身有古人之學才為
用世之良斯實聖朝建學之意諸生既旋唯而退學正
劉章等遂以其事來徵文將刻之石余謂汝績能新廟
學以祀神育才而不自以為功又勉諸生以正學是可
書也為之銘曰惟茲廟學爰始爰作厥制陋庠禮儀靡
度亦窘風雨圯漏弗支神罔攸格士習以嬉時維汝績

文儒是職有蘊有施潭潭秩秩造求民牧陟俊拔尤大
廷有命來守郡符守來自東人士咸喜不以崖威而尚
豈弟進謁先聖廟貌罔稱退謀厥役靡安靡定遂鳩羣
材遂興陶埴百工獻巧齊心一力撤舊益新丹堊斲礲
翼翼禮殿有赫斯崇周廡堂齋悉廣其宇神有安安士
有常處工告訖功汝績有云茲惟成憲祇命在臣乃進
多士敢有誠告師是聖賢篤茲正道明體適用允罔不
休高視萬古忠賢可述彼哉俗學實頗實側治已治人

鮮不為慝惟順所始惟端所趨舍曰無知不有聖謨士
感守言匪獨我惠神人具依守無我替乃纂其事乃來
徵辭麗牲有石刻以永垂

永壽縣大成廟碑

乾州之永壽縣實古豳州之地縣學大成至聖文宣王
殿創自前代我皇明混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下建
學立先師廟俾所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于時宣聖殿
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迄敝漏及創始

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來知是縣始至進謁聖廟瞻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祀育賢才之意退而即欲興修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寡所需之物無自出遂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園塹隙地得數百畝督令有役于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時種穫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輸至咸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於農隙時以餘穀僦工埏燒瓦甃覆蓋墁飭諸物百用

既具乃於天順元年七月吉日洎其丞馬騏典史宋準
協心鳩工興作擴舊大成殿三間為七間兩廡舊各五
間今俱增四為九以至戟門靈星門神厨神庫次第改
作之皆高廣壯固有加于前始事於七月某日訖功於
次年七月明倫堂兩齋生徒退習之室用力小而先已
葺修獨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為大於是教諭薛澄訓導
安廣進諸生而告之曰惟是廟學因循敝漏者數十年
矣今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於為政知所重雖居小縣

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儲用不勞民力不取民財而克底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於昔以及他宇亦皆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重儒教之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令之有善政不可使無聞於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張俊岳凱來求文於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為之銘曰惟此永壽惟有廟學十百其年爰始爰作或度孔庫或宇寢隳神不顧饗士荒於嬉有令學古式臨茲土乃怵於心

乃惕于覩顧茲小邑式寡於丁瞻言興之孰資於成我
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有年有積輸之百輶清渭
之涘以有貿無萬木委止工猷其巧人執其勤廟廡改
作撤舊益新葺理之周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
師曰斯役惟令之功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
泯其實我銘是求勒示真石

濟南府重修舜廟碑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於天下萬世者固宜為天下萬

世之所崇奉如濟南府之有舜廟是已舜耕於歷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後人因以立舜廟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辯獨舜以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廟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非才濫官山東憲司嘗進謁廟下因追仰聖道於數千載之上今去濟南垂三十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廟歷年滋久木瓦腐漏殆不可安神

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山東因
謁神廟見其圯剝之甚退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
是郡之人既立祠宇以致崇奉而乃弗治如是幾於慢
神矣蓋圖所以新葺之于時歲值少豐不可興事又二
年為天順四年歲既連稔民生亦紓於是都憲洎藩臬
以濟南知府陳銓才可集事俾董其役銓量材計工皆
取之帑餘在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廟廡以及外門次
第俱新宏廣壯固皆有加於前時且擴其隙地繚以周

垣樹以名木幽邃清肅允稱神栖始事於是歲之正月
踰月而工訖由是官民小大咸愜瞻依斯役也寔乃崇
奉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
刻之石以垂諸後瑄因念數十年前旣嘗謁聖廟而追
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為大聖者以
其為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禹湯文
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
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之法實皆溯

其流是其功被天下萬世者曷有窮極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風然則是廟之新匪徒崇聖道於往古實有以仰若聖朝為治之意是誠大有關於世教也遂書其事俾刻之

東嶽泰山廟重修碑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歷年既久類多圯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修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復以其

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修葺于時都憲年公富方
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撫乃泊巡按
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知府陳
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州以謂修葺藏廟所
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為本
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
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修屋之
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

役銓既綜理有法董役者亦因其意不亟不徐功日就緒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不陋於前不侈於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於瑄惟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為先乎如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為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

通能興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道學不傳幽明之理不明於天下邪誕諂妄之說日作於是有封五嶽為王者而帝者有封五鎮為公者有封四海四瀆為公為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號人其神名既失正神豈顧享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有天下之初即稽古祀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於嶽鎮海瀆諸神曰

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
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依古定制凡嶽
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
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訛隆復古制其所以達幽明之理
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斯世垂法將來而為萬古不易
之大典孔子所謂正名者於斯見之猗歟盛哉今東嶽
泰山之神為衆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弗
治又俾所司以時修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

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之丕休顯命而致謹於大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幹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斯存柔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從太虛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守石甘雨八荒功旣載溥厥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

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薦起儕嶽于天柰三公禮逮我
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循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
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願石刻述理纂辭
以示無極

韓城縣重修學碑

韓城即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為今陝右大邑邑學
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既久皆有弗治處河
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既勤庶務尤重學政自

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圯漏者悉完理之
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
堂一所生徒退室悉脩葺焉土木葢瓦級磚繪飾壯固
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訖工廟學既新又
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
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為先葢以人
之性出於天而性即理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
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

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漢唐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

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
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
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
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
道數申敕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裨廢弛今韓城王尹
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為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
教法究濂洛闢閩之學以上邇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為臣盡忠為子盡

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為者無不盡斯於人才風化有裨
於萬一而於王尹之興學與有辭焉於是旣叙其事復
詩以系之曰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
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旣
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是資道體於穆曰命曰性性該
萬善全畀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
徒延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
理一氣殊明誠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性傳晦昧學

名則同學實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
是崇茲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勗無斁

蒲州廟學重修碑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秋上丁
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
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
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
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

舉游賢闕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
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
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
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
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
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
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
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

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
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
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饒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
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
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異端
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
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

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

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

必專精於道自天全昇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
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
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
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宋
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正教
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于以表
章予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賴有政政旣理治
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安邑縣修孔子廟碑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即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庭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於內外列聖相承咸重斯道今皇上治洽重光尤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二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磬乃祇若上命以孔子大成殿及門廡皆歲久圯剝弗治遂集匠役量

工興事撤去棟桷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埏埴
堅緻以至繪彩無不完飭又一新聖賢之肖像既以是
月興役不亟不徐至八月工訖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
相與言曰是役也寔楊令祗若上命克有成緒不有所
紀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饒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
關世道之隆卑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崇固無間然漢唐
歷代亦皆以崇舉學政饗國長久惟若秦之廢學政焚
詩書其效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既正聖賢之祀

典教人之方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溯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為先明倫為本而異端雜學皆不得以淆乎其間是其學政又非漢唐歷代可擬今以安邑一縣楊磬能舉學政觀之則自畿甸以達方岳為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舉其學政而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陶聖賢禮義之澤皆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於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矣楊磬陝西靈

臺人丁卯舉子泣政有能稱學政尤其首者故咸願有
紀遂次第其事復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賢是栖絲歷
歲久圯剥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在守臣孰不悚
靡楊令安邑惟祇惟承乃作周廡乃新大成爰及門宇
無不崇舉有翼棟梁有堅甍礎延於肖像聿克就新高
宏儼肅允稱典神濟濟士子爰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
天理有造其德進釐百工罄竭忠蓋仰答盛明匪圖榮
肥式篤仁義庶學有光垂實永世

敬軒文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二十二

明 薛瑄 撰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公
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字仲
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德鄉人

曾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之食兵息
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
叔琮次叔璘次即理公少有美質大父母父母特愛之
遣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
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御史立事舉職強
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趾
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母俱高年安好
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

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為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
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剔
濯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又九矣先是公有疾
因念大夫人已卒大父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
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
克來獨母孺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
增革公初娶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

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
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
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銘曰
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為之嗟嗟乎崔公

榮澤令張宗原墓誌銘

宗原諱本姓張氏濟南歷城人祖子敬父直卿咸以善
人稱衍慶種德以及宗原宗原生異凡兒其父尤器愛
之遣充郡博士弟子員即刻志務學兩經師授習舉子業

兼明書春秋經在庠序時固已見稱于人丁外艱家居
平原令禮延訓諸子弟洪武二十六年遂以春秋魁六
郡士明年疾弗獲預試春官遂入太學益師友天下文
儒之選者以廣其學三十年中乙榜授山西應州學正
宗原以師道自勵率五鼓而作進諸生誨以務學成已
成物之道正身率下嚴毅清苦雖隆寒盛暑不少易其
勤厥後北方罷學改署浙江奉化縣學其教人如在應
州時固無怠永樂紀元仍任應州學正五年編管薊之

豐潤宗原雖居畎畝中恒以士節自持不少貶以求合簡出入正容體雖市井負販望之知敬有所不合者亦知其為端謹士而不敢慢易也居數年志益堅行益修名益著有以宗原應詔舉者遂起自布衣賜冠帶往使川蜀未幾丁內艱服闋擇授河南滎澤令宗原時年已六十餘矣以其素所蓄積施于為邑正己以束吏行恕以及民驅游惰悉歸之南畝治奸民告訐尤無狀者中州習俗男婦無目者多彈琵琶道鄙俚歌揚載道男女

聚聽通宵不止禮度悉愆耕織或廢宗原立皆禁絕贅
者皆去境內風俗頓變宗原尤重育才時就校庠令諸
生執經問難從容教語士皆知奮宗原始至人疑其拘
儒迂執不閑於政而不知明體適用正儒者事宗原能
推行之不數年邑里富庶士民信服正統改元宗原朝
正京師因引年還鄉里時從士大夫同休致者徜徉里
閭衣冠偉肅鬢眉皓然後生小子莫不望之起敬郡邑
士子或執書史就問其門者甚衆而藩臬大臣亦皆禮

下之都指揮李公進武而好儒時延宗原于家講說春秋大義泛及古人臣之盡節盡忠者李公聽之欣欣忘倦而士大夫因是以重李公云宗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於乎士於為學或不得其方以至終身顛倒迷繆鮮克自立者往往有之宗原乃能自少至老於學獨得古人之遺意為師而能淑諸人為邑而能惠於物卒至完節歸老於家厯考其事豈復有恨哉宗原娶王氏生二男三女男曰顥曰頰女皆適良族

葬得期曰某年某月某日卜得地曰某山某水某原李
公以其子狀來請銘則為之銘曰有學有行有事有業
壯仕老休旋履罔缺考終耆年歸于其穴鐫石幽墟以
著永極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太原陽曲人其上世多顯者以譜牒散失
莫考其詳獨孺人之父能甫卓卓有立克世其家繼善
儲慶寔鍾孺人乃生而端秀少而靜淑長而孝慈姆教

不勞而婉婉能聽女工克巧而績製惟勤以至佐長者
視事親之具禮相祀事女行細大靡不能勵及筭擇所
適得縣人朱守益乃故家子遂以歸之孺人入朱門饋
禮既舉公姑胥賀婦道日修長幼咸悅尤能以勤儉相
其配故家計雖裕而費出不冗鄉人有匱乏來假貸於
守益者孺人即罄所有以助施予雖求者屢至無厭色
遂得享有多福子女蕃茂孺人又能自其嬰時悉教之
以正其長子紱者生有美質孺人勸守益遣之就學既

入郡庠孺人夫婦尤能嚴家庭之訓不數年紱果以學
行有進登名薦書游于太學今皇上在潛邸時慎選官
屬紱為吏部所推擇即授典寶未幾守益即世孺人哀
毀若不能生者乃率諸子盡悴以襄葬事遂絕膏沐屏
服飾者數十年益以禮義善道誨諸子使永守益之慶
而光朱氏之門紱既服除上特陞湖廣道監察御史僅
三載又陞大理寺丞因得以御史秩恩勅贈守益如紱
之職孺人受今封命下紱即具冠服往奉孺人榮溢家

門權傳閭里而孺人逝矣孺人生洪武己未沒在景泰
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孺人生四子長
即寺丞君次曰旺曰綬曰纓女一人適邑人高名孫男
七人曰璵曰琰曰璘曰理曰琮曰瑤璵中癸酉鄉
榜寺丞君聞孺人訃歸謀葬事乃奉其友刑部侍郎周
君之狀纍然喪服來請曰不肖孤卜以景泰五年三月
某日祔葬母孺人于新村先子御史公之塋敢乞銘則
為之銘曰有令女德惟孺人是持有良厥配惟孺人是

歸有繁厥子惟孺人是儀女婦母道惟孺人咸宜故能
享有多福而考終于期茲孺人之安藏鑄幽石以永貽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孔公墓誌

銘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娶曹氏
父志學娶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徙邯
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積行隱
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美質其父

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子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
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未幾以事至
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
隸民瘼事訖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荷寵賚值浙江黃
岩有健訟者構捏齊民三千人相聚譟張為非公奉勅
諭俾往體量鞠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
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皆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
註連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

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勅清理江西軍伍九年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按察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蹟相率訴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泣事後以事至京師景泰紀元今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陞大理寺卿俾奉勅鎮守紫荆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

弛置得宜闕備大飭內外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
興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
召公補其缺次年為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
詔如例遣官諭祭修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戌五月初
七日卒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公娶陳氏生
子男四曰宇曰宗曰宙曰宏女四孫男三公性資溫厚
居家孝友接人謙和於世利澹然寡嗜好旣力學尤通
吏事登科為名進士治邑為賢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

然鎮守邊關事功就緒入貳秋官庶獄明慎其行已歷
官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朝荷國家舉推恩之典贈
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監
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公加
授正議大夫資治尹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三世疏
封之榮公旣沒又荷聖朝褒恤之典諭祭有文寔宥有
造其可謂有光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子宗將以某
年月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乃奉公狀纍然喪服來

乞銘則為之銘曰有璞必追有木必材孰人之魂而用
與違君惟其魁孔牒世輝有胎有胚有敷有為所持不
回所職不隳所積既微所成惟丕祖考遠綏嗣慶世纍
甲子訖推幽銘永垂

故沈彥正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本字彥正姑蘇人也沈之先出眇季代有
顯人歷宋齊梁陳隋唐尤盛在梁有沈約者文學伏一
時仕至侍中蓋君之遠祖云厥後月湖仕宋提刑庫官

階迪功郎於君為曾祖月湖生正卿仕元淞江仁和縣
典史正卿生君考諱原業儒不仕君少以行義稱嘗構
雙桂堂率兄弟以奉親親沒每至葬所輒攀松以泣已
而復為瞻松卷求名公言以掄其志君昆弟二人已為
長嘗喟曰吾先世聞人累累逮先君子雖歛德不耀而
所以望我後人甚鉅吾以經紀門戶事於文儒業已無
及幸吾弟慧而敏誠使其有立以紹先志吾可無憾俾
其弟贊郡先生以稟學焉其後果克成就如君所謂君

於逢掖士尤加敬延賓客必豐殽盛飲極懽而罷家頗
饒貲人以匱告則周之無吝色在鄉里能卑身遜言以
下人故尤得衆譽咸謂其善行出於資性云君娶馬氏
生四子男二人曰旒闕女二人曰淑清淑安皆適良
族君享年六十有五以疾卒于京師文明之寓館子旒
奉其喪南還道過滎陽時君弟復方為滎陽令能而辯
始由貢士知湖廣蘄水後調是邑以君之沒於外哭之
踰時而哀遂卜葬期曰良卜地亦惟良乃泣而謂余曰

吾兄將以年月日歸祔于吳縣太平鄉薦福山之先塋
吾縻于職不得親視其窆悲曷可勝敢以狀請予銘銘
曰允矣沈君不華以質行由內修善斯外及有弟孔彰
有嗣孔立甲子一周五不滿七興化廓然可謂無戚言
祔先塋言厝玄宅礮石饒詞以著永極

故處士楊君師魯墓誌銘

處士姓楊諱曾字師魯世為河津舊家其大父天錫官
至監事家牒不存莫考其詳天錫生三子曰元曰亨曰

利元無子亨仕元國子學錄生希先仕元絳州學正利
生二子長繼先次紹先紹先生二子曰曾師魯曰侃師
冉師魯即處士也處士生而資質端重不妄嬉戲少與
其弟學益進聲日彰駸駸有仕進之漸處士曰弟為忠
兄為孝各行其志可矣乃退處龍門之故居日以省視
先塋飭敬時祀教誨子孫為事未幾其弟師冉果以學
行貢諸南宮初授湖廣黃州府教授就陞推官處士兩
寓書戒之曰天地間生人至衆能享官秩者幾何郡庠

風化之首府推理刑之司二者皆匪易職汝其勉之其
弟克遵教戒遂以文雅明慎見稱於時而卒遠悔尤以
終其祿於官次處士享年五十有五終於正寢其配劉
固無恙處士二子長曰峙次曰闕女闕人皆適良族處
士歿後闕年其子峙以内外教謹又克進於學遂中永
樂二十一年鄉貢進士因念其家世積行之深先人行
慶之遠而已得籍其餘澤而獲薦書之光榮獨墓無刻
詞大懼不任顯揚之意遂述其行來徵銘於余銘曰有

浚其源有引其流謙謙處士讓顯樂修進退兩榮於行
為優後嗣本德銘以闡幽

侍御趙君墓誌銘

君諱寬字子裕姓趙氏河南汝寧人高祖誠贈開封府
知府曾大父志善贈吏部尚書大父好德吏部尚書父
毅工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惟君先祖考四世生仕
沒贈皆顯有名位積善餘慶以及君躬君少而聰穎長
而俊爽壯而恢達讀書為良子弟登科為名進士列官

為才御史其所屬操捐行惟先德之忠孝是肖是嗣推
其心蓋甚將有為而皆弗克自必也饗年四十以宣德
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京師厥配謀以君之柩歸適
君之弟敏來遂以君之柩歸卜吉於宣德七年月日祔
葬於鶴莊之先塋君所娶尹氏生二女一男一女素英桂
枝男通闕君於兄弟為次兄曰恭弟曰信曰敏敏好學
而文與余為庚子舉子君與余為辛丑進士敏以余與
其兄弟皆同年且相好也遂狀其事來求余為銘銘曰

或衍其源而不昌其流或豐其才而不騁其游命實尸之銘以慰幽

山東按察司僉事楊潤妻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秀瑛姓陳氏山東按察司僉事楊公伯玉之妻
江西瑞州府高安處士仲同之長女也孺人之生淑慎
端靜天性孝友雅異凡女處士為擇所宜配得僉憲公
之賢又為同邑遂以歸之孺人入門恪修婦道既逮事
僉憲公太夫人趙氏至事其舅松溪處士如其父事其

姑吳夫人如其母處娣姒如其弟妹而又以砥節學力
惟僉憲公是贊是勸楊氏閨庭雍睦而整肅僉憲公業
修而行立者孺人皆與有助焉及太夫人松溪處士吳
夫人相繼沒先後孺人相僉憲公治喪祭如儀良多鄉
邦尤稱道之僉憲公既釋服遂由鄉薦登永樂乙未進
士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值國家舉推恩之典遂贈松
溪處士如僉憲之職吳夫人與孺人同封于時孺人從
僉憲公官居京師有貨獄者窺僉憲公出密齋白金百

兩來懇孺人孺人遽命其長子蕃執送官卒正以法宣德
四年僉憲公修職舉事有聲繼又荷國家推恩僉憲公
進秩奉政大夫而孺人已病矣孺人疾既草適其子蕃
至自江南是夕卒正統二年十月日也享年五十有三
矣孺人生子男曰蕢曰芾曰蔚與蕃為四人女二人慕
貞永貞皆未適人孫男曰顯孫女曰遇真明年為正統
三年僉憲公命蕃以一舟載孺人柩南歸將以是年月
日葬於其縣萬石鄉道士岡鳳山錦水間從趙夫人兆

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思忠祖恭
諒考秉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生公有美質
自童穉時已不好戲異凡兒父母鍾愛特甚方十二歲
即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二領永樂癸卯鄉
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次選擢刑部照磨未
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聲調蒲州判官用保陞
知州事蒲為大州事劇難治公既正職蒞事乃剴刮積
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有撙飭條法教民作業以時

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而集極力扶植柔善於豪強則
重加繩抑不少貸尤知為州急務修舉學政如有不及
寅恭祀典壇場祠宇悉皆修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
事以擾其屬縣予嘗使西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然
無事惟聞誦讀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其不
暇游惰耳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
父母俱康強乃迎致就養極其娛奉及二親先後沒世
俱葬祭盡禮又可謂能其子矣公丁內艱時蒲之軍民

合詞保留又可見其為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五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朋舊過從為事他無所勞其心又可謂能安於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子曰鼎曰鼎曰鼎鼎嘗從子學中癸酉鄉貢方待會試于家女三長適咸寧士人傅珍次適蒲州守禦正千戶石洵季適千戶孫達享年五十有七三子皆在側鼎洎其二弟以是年九月初三日葬于韋曲從先兆也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可銘已銘曰或早其發而疾其

姜或惠在人而不及私或豐於前而嗇其垂不姜於早
不偏於施有躬其裕有後其貽胡終無憾公其咸之

墓表

汾陰阡表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即居之鮮有徙寓
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十百家沒而葬于汾陰之
南坡者封樹纍纍焉我先考教諭公既卒於河內官次
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為宣德元年遂以正

月十一日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窆啓先妣齊氏柩以禮祔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竊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貌末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既相繼卽世而欲以微祿致循適之奉固皆無及是以獨居靜處追慕音容展轉歔歔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其親而不能自己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表瀧岡是已

顧小子瑄曷敢自附於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於悲思繾綣之餘而不能自己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摭取先公歷官行己之詳叙次如左先公生於元季甫七歲先大父即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既而以選拔為縣郡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子集諸書時國家肇運興創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於冗行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

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於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充為舉業即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為之刪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即領薦明年為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先公以身率之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

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引入敘立於丹陛內百官退乃退太祖高皇帝當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道焉凡三閱月仍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隳弛無以稱育材意乃擇諸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為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資使進於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為諸生盡所以誘勸磨礱之道或至日中未

食亦不知倦也如是者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蕃去中國絕遠時瑄輩皆幼先公攜持以行水陸間闖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苗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穫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絕官無解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已守約一毫無所私於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

貧淡以助其廉於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絕惟於民事則盡心焉若饑渴之於飲食故人雖苗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明年冬復任滎陽舊生卒賴成就而資任用者比跡相望任滿移官玉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固無怠人才亦不減於昔九年為永樂十七年徙教鄆陵丁先大父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為河內教諭到官未久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輿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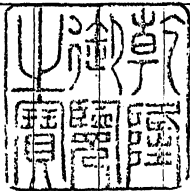
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干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於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概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澹寡欲幼即不妄嬉戲在庠序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禮自持交友未嘗至於變色每休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咸接以敬讓無毫髮矜傲態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為首其在元

氏迎大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資一錢尺帛皆
歸之大父母室而已無私積於宗族尤極念恤於子孫
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身極儉
一毳襪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於滋味衣取雅
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麤朴而不求華巧衾褥用大布
為之不厭所至廨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飭雖或支撐隘
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問有無惟於為學為
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衆會集或縱酒喧噍

己獨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鷄鳴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為學以正心修身為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牕曰暴怒猶有亦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衣食以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顰蹙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而乃如是其為學以仁義道德為本析經義以先儒氏說為主為文詞以理勝而不為浮靡論道以三綱五常為大而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

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為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
又可見矣重以大父母義方之訓培於前先妣婉德之
賢助於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尤永終官祿歸祔先塋
誠所謂善始善終者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
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仕即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
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旣無所報用敢
僭撫歷官行己之實流涕頓顙表於墓次以明我先公
承休於躬行慶于後者尚未已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

思永永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本云



敬軒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譚世緯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二十三

墓表

處士牛君墓表

古有司冠牛父微子之後也子孫因以父字為氏而牛之姓實出於是隋之弘以德量稱在唐幽國奇章公咸階峻顯堪以太學生為昌黎公推道見諸文宋臯以勇

明 薛瑄 撰

畧為鄂武穆部將牛姓者聞者代相望史不絕書今處士與父福淵大父尚輔尚輔之先世居山西潞州有仕至樞密使者代遠不詳其字與世自牛父逮處士亦不知系自何出至處士大父始居鄆陵遂為鄆陵人比三世皆積善行義遯跡丘園處士娶柳氏女生子男四人曰忠曰麟曰景曰良女四人良最季處士視諸子中惟季質魁壘且性開敏宜有立遂遣充學官弟子員讀書日有聞中永樂某年鄉舉入太學益廣所聞見天官才

之上其名於朝授西安府同知侃侃有操施能舉其職
人皆服處士為知其子處士雖不治章句業孝友樂善
出於其性子季既業儒餘三子家居處士教以孝弟和
謹戒以勿崇貨勿刻貪服事唯勤厥敷畱不得惰荒嬉
慢處士尤急人所無傾囊倒廩無吝色人有負處士者
必自引咎弗與之爭以故家庭閭里咸服處士之篤於
行子季之為學也處士必使嚴其師擇其友專精其業
凡伐性敗德隳業之事絕使不為良之為賢子弟為才

舉子為名太學生初仕而得佐大府貴有大夫之秩固
皆處士之善教且積慶自其先世來者遠且長而始發
於良作善之報耿耿其不可誣福淵娶于氏生三子長
處士尚輔娶李氏生五子其一福淵也處士四女皆適
大族士人處士與柳氏先後沒俱葬其先塋良為同知
之五年距處士沒若干年矣因念處士墓表未克刻無
以顯揚其祖考之潛德懿行以垂示於後人乃詳其世
次行實可知者以書投河東薛瑄求為之辭用稱薦述

之意則遂刪取其書之所載者刻之墓道俾牛氏子若孫得以覽觀皆知其蒙慶澤者其來有自且永永無怠於為善以思嗣續其世云

訓導趙先生墓表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二月初六日以疾卒于家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峨嵋山之先塋明年夏其子駉以先生狀走河津求為表其墓謹按狀先生諱鼎字玉鉉世為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

以淳質行義稱于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即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得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先生時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隴俗獷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

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于時者累累焉官滿調
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怠九
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
士子賴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
僻居鄉里踈遠紛囂安靜自頤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
士皆推為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
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于其門者相屬焉先生
娶楊氏生子男六曰馴曰駢曰驍曰駿曰驄曰驥馴傳

家學以易經中永樂丁酉科鄉舉先卒餘皆紹其家業
無墜女一人適良族孫十人於乎先生為子而能肖其
親為師而能淑諸人為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
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
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刪取其家世行已
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贈文林郎後軍都督府都事李公墓表

公諱士成姓李氏世為定興人大父伯通仕元為保定

路總管有惠在人父欽甫亦仕為路官家牒散失弗克
詳其秩次行實公名家子生質淳茂能脫去貴習恬於
紛華乃優游鄉里適意山水田園間日以整齊家法訓
飭子孫敦美俗化為事公有治人才歛而不施獨成人
之善急人之厄周人之乏若饑渴之於飲食為之終身
不倦里閭翕然尚其義公娶邑人劉氏女生子男二長
福次祐公嘗曰祐子守吾家者也福子可教遂教以讀
書綴文服勤儒行稍長遣為邑庠弟子員使從善師友

游以卒其學中永樂某年鄉貢進士初任行在廣東道
監察御史後知滎陽縣改任都督府都事于時公泊劉
俱已沒世若干年矣值國家舉推恩之典勅贈公文林
郎行在後軍都督府都事劉贈孺人咸以子貴福都事
官滿任大理評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福之次子俊任
定興訓導九年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於乎有其具而弗
克試施其德而不饗其報者必顯揚於後而鍾慶於子
孫此人事天理之必然公有可用之才及物之惠乃獨

蘊而不出種而弗獲逮其沒世未幾果克顯受聖朝褒
贈之恩榮其泉壤光耀鄉閭而其子若孫又皆以文儒
致位風紀兩秉憲節內外相望天於為善之報耿耿其
不可誣夫邇其流則知其源之有自以公之子孫咸克
衍其流之長則公之承祖考之餘慶者益可見其宏深
而有本是宜表見其潛德幽光以垂示罔極以為行義
積善之勸云

趙孟周墓表

有於其親沒之久於凡祀事旣以時修又念其親之生
平行義著於家庭著於鄉邦歷歷在人耳目者不有所
託以圖不朽將與歲月俱遠終於泯泯無聞矣故上自
公卿大夫下至庶人而欲顯揚其親之善行於無窮者
皆出於降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夫何間哉粵觀漢
唐宋以來凡官居野處之人欲顯揚其親之名者必求
立言之士述其行實勒之金石以耀無窮所託以圖不
朽者宜莫過於君子尚之蒲州趙仲博其始得姓為

趙城人遠祖有世昌者始家於蒲歷漢英良甫三世至君卿為仲博曾大父大父文簡生孟周即仲博父也仲博於孟周既沒能修凡祀事不怠又欲圖垂其親之名於永久乃走河津進薛氏之庭拜而泣且言曰仲博蒲之編氓也雖世居田里而凡供民事無敢後今竊有請焉吾先人孟周承先祖之業日累月益家計日饒然能不利自專人有匱乏不足於用者即斥其餘以周之無吝色有貸其物不能償者往往折其券性尤孝友謙

恭在州里接少長貧富一以和不立崖岸有纖毫乖爭
意與朋友交游酒食過從懽笑無倦全交道始終至白
首無間言又嘗遊天下名山山川陸走陝洛襄鄧梁宋鄒
魯之郊舟泛江漢洞庭彭蠡淮泗之波老而歸子婦羅
列家庭養無違意杖履東阡南陌朋儕童稚追隨徜徉
嬉遊以樂其樂竟以壽終於永樂八年正月十九日葬
於城古庄之先塋逮今四十年矣雖報本追遠之祀勉
修其一二尚念其行義著於鄉閭在人耳目者未有所

託恐遂湮沒無聞於後懼莫大焉竊聞先生篤古而文者倘畧其愚且賤而憫其區區不能自己之心辱賜之言以表諸墓庶先人之善行有所托而名永長存幸莫大焉余按仲博之言其父孟周為蒲之善人行義以沒世仲博既修凡祀事不怠又圖顯揚其父之行於不朽所謂降衷秉彝之心於仲博見之遂為次第其言以表諸墓俾其子若孫皆知孟周所以承先貽後者一本於善庶有以繼承不怠益衍其善於永久云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于河南汜水之官次又十五年為景泰元年始克表于其墓先生諱原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丘之後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於其世者代有顯人以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仲遠父思明比三世皆積善行義於鄉里種而不食其穫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異質知其必有立

欠定可車全馬

所傳三綱五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
由是學子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為最
後調閩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鄭州郡庠
皆以舊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
秩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留以卒業詔許其請竟
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六矣汜人慕先生之德教者不
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泉鄉
之原復留其家占籍於汜焉先生既有美質又充之以

正大之學歷教五郡邑將三十年無倦之心始終一致
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官躋仕途著
聲蹟於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忝於師道而能
盡其職矣先生信道既篤安於所職無絲毫自貶求人
知薦意性復樂易寬大接人洞見表裏坦然明白不為
防畛崖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
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
延欸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嘗斥其餘以賙貧乏人有

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
鎰全亡召其子以金還之鄉人孫景原戍邊客死汜水
先生遣人護其骸骨并妻子以歸嘗道經睢州逆旅張
貴家見庭槐羣烏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
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烏懼傷其雛故哀鳴若
此先生問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者責
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烏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其
多此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也嗚呼先生自其曾大

父以來皆積善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
益衍先世之慶又位不滿德而以教付厥子其長子鑑
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三
子鉞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銓為主事
三年例得推恩於其親於是勅贈先生如其子之官其
配呼氏贈孺人光寵赫然動於一時先生雖沒亦可以
無憾矣夫惟所蓄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
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子典教滎陽其地介鄭汜間余

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没于覃懷官舍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遣銓從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於墓左以明先生所以承休於前而貽榮於後者皆本於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永永嗣服無替而世之人亦得以有所觀覽興起焉

故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何公墓表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閩人遠祖諱瓊者仕五季之周為尚書僕射瓊子輝為屯田郎中始家金谿今為金

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啓大父諱宗哲父諱秉煥號綠水翁比三世皆修己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二子長即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八歲即遣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學子弟可充增廣員者得公大喜即拔登邑庠時年十五矣公遂從孟司訓授書經益肆力於學比弱冠已自習熟諸書所謂舉業者綽有餘力間為古文詩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

驟公試鄉舉一往即中前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
刑部河南司主事公以謂賁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
故折獄於庶政為大於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
獄事時稱明允如辯冤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
值朝廷選刑官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公首被推擇得
閩浙公既奉勅以往雖山郡海邑惡瘴狂飈有所不憚
必親至其地為䟽理其繫囚二藩既大以遠人得昭雪
而蒙其惠者甚衆公竣事還未至而已馳聲京師適歷

官三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之職曾氏封安人公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得恩賜白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慶孝義動於里閭正統三年公為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獠獞不時竊發剽攻甚則獮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於餉運公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獠獞雖蠻性亦知畏服因得減征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構訟輒為禱張詞不可究

詰勳引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偕奉勅郎審錄所部繫
囚其勤慎如在閩浙時夷獠積年久滯之獄咸得伸理
既而丁綠水翁憂營葬一如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年
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學以
教人表廉以厲貪時大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
繫於守將公常巡部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
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
復丁曾安人憂歸家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謂山西

מ.י.ב.ל. ח.א.ה.א.ל.א.

勲自金谿來奔喪即奉公柩歸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其邑之某原明年為景泰四年七月步勲以吏科給事王君所述公事狀來南京謁余求表其墓余猶記往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即勸邊將協和共事者其一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公又語余曾為執政者言當起退休老成者某等用之於乎使此三事得行於時其有補於世亦豈小哉且公自為學歷官舉職忠孝大節灼著於當時者固人所共知至於與余所論

三事又其所蘊而人未知者余既述狀之所載并附余之所知表於隧道之石俾後之人知公之已試者既如彼而未用者尚未可量也

故奉直大夫絳州知州王公墓表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績歿之四年為景泰四年其子佐奉汝績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為金谿場官因家焉今為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比三世皆

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
其他日必有立自童時即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砥行
為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修不怠比長通習經史
子集優於舉子業永樂庚子江右大比一薦即榜前列
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於誨人
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年教有成績至京師大臣
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在周為晉國在漢為絳
侯封邑其地邑汾隰土陋民繁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

健於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
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
之視民業有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
子廟益廣學宮篤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日變爭訟衰
息獄至空虛公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
吏卒因黃緣為奸民始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為期
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
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鹽裘諸物任

民所責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公禱諸正神蟲害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即掩捕如法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細者可知公在官九年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固止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跣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於洪武丙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男二

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即佐也為縣學生二女皆適人公
在絳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聞公訃哭泣喪明妻貞
子孝又知公之教行於家也公為人性坦夷不為防畛
篤於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文
山東惟視其優於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榜於是年舉子
為多人以公為能因言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以音樂
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絲竹惟禮飲終宴不譁
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為難有才而驗諸設施

為尤難公之才見於教人治民灼有成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按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於墓道以告來者

故處士顧君伯常墓表

夫士君子之積善行義者不於其躬享厚福於當時必闕慶厥嗣而獲顯揚於後世此理之必然也處士顧君

諱

闕

字伯常別號友石世為常州江陰大族處士曾大

父諱仁約妣許氏大父諱壽之妣陸氏父諱誠號晚節
翁妣楊氏比三世皆以夫良婦貞齊內明外著聞而又
皆能斥己之餘周人之匱施惠利於鄉里至處士通敏
夙成端方性稟守三世之家法而擴行之不怠其配邢
氏茶溪隱君子邢履道之女織紵組紃裁製凡女事無
不勤熟而又以其餘力兼習孝經列女傳等書靡通其
大義自歸處士盟饋而舅姑胥悅修行而婦道有聞克

相處士事親奉祭致謹致孝處宗族隣里禮意踈密隆殺咸有節序處士所以益大其家者邢於內助為多處士既累世行義不怠遂鍾慶于寺正琳琳之生質厚異凡子處士早卒琳大父晚節翁識其有立遣充校庠弟子員且俾從良師友朝夕講習書史啓迪磨礱以益其學厥後琳以學行有聞充貢太學歷事內臺吏部以其習於法律即除南京右寺副未三年遂陞署寺正琳之讞獄能別白其情而行以平恕三年考滿來京將有推

恩之命以及處士與其配琳間持其鄉人何太守所為處士狀謁余且泣而請曰琳三歲先妣即世十歲先考亡時大父晚節翁尚無恙則誨琳曰汝父卒時嘗撫汝曰吾家世業儒而未有顯者吾命今不永汝宜自勉力學問以圖顯揚吾地下庶無忝所生汝宜無忘乃父訓琳時雖少已自能記其言逮今二親沒世已四十餘年矣琳不肖奉遺教敬懼不怠靡得紹家緒以學以仕而藉餘慶以有今茲之光榮雖有斗斛之祿欲具朝夕之

養而已無逮每念鞠育之勞訓誨之切輒汎瀾弗禁罔極之恩欲報無所獨念古之人有弗克遂榮養於生前者尚圖發揚其實行榮名於後世不有善於辭者莫克揭其詳琳不肖將磨貞石以刻其事惟先生不鄙而辱賜之言得表諸墓道使沒者有知亦將無憾於地下而顧氏之子若孫覩茲刻者亦得以知承休委慶有所自敢再拜以請余謝之琳請不已則以謂非前人之善無以貽諸後非後人之孝無以光於前若琳者其先世既

累積行義自家及鄉深厚悠遠所以貽厥後者固有所
本矣及始發於琳以儒業致身廷平駸駸乎臚仕乃能
深念其二親之早逝欲纂辭鑽石以發揚其潛幽又可
謂能盡光前之孝矣遂按行狀次第其家世積善之實
俾琳刻諸隧道之石以表著於人人以觀示於子孫以
垂耀於永久庶少慰琳追述之心且使琳繼今以往觀
茲刻表又當益永孝思益勵名節期無忝於乃祖乃親
而益振大其家聲云

故處士楊禮墓表

凡人子能孝其父母者已鮮能孝其大父母者為尤鮮
陝西涇陽縣儒學教諭楊潤中景泰癸酉鄉貢天順四
年中禮部乙榜授前職既分俸本貫以養其父母又迎
其大父禮至涇陽官舍娛奉孝養幾一年復求重慶堂
文於余以紀其事及禮歸天順七年二月初六日卒於
家享年八十矣其子興既以禮葬之潤追慕其大父之恩
不已意謂為孫者能揚祖之名於後世不使與草木同

腐庶幾古人之孝於萬一乃狀禮之家世行實并致書於余求為表其墓潤嘗從余學因嘉其篤於孝如此義不可辭按禮之父志文元大都人後徙河津志文雖自他郡僑寓以為人好義故無憎疾之者所娶孫氏生禮禮自少謹厚承順其親無違怠及其考妣繼沒葬祭以禮鄉閭稱之禮既自立行己以質直朴實鄉隣有爭者來質則喻以是非各知曲直感愧而去及年既高又有德衆推為耆老每歲有司舉行鄉飲邑大夫必延以

為上賓潤方童稚時資質可敬禮遣入縣庠從師授春秋與朋儕習舉子業克有今茲成立鄉人皆以禮有知孫之明之所致禮娶靳氏亦柔慈勤儉相禮成家先禮一年卒所生一子二女子即興也女一適太學生臺春興娶張氏生六子長即潤也次滋次澄次濟次浩次瀚女三人皆適良族於戲禮上承考妣之志下享子孫之養克終天年禮葬原域可謂無憾也已遂述其事以表其墓以示永久以伸潤之志云

行狀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行狀

公諱碧字仲玉姓崔氏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隱德不仕太夫人齊氏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叔璘次理公生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幼有美質其大父母父母遣入縣庠讀書習舉子業中永樂十五年京闈鄉試卒業成均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授交趾道監察御史當官謇謇有能聲正統紀元調行在江

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正統二年為廷臣薦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南道勾稽文移欺瞞滯弛摘刮奸猾巧許中傷大肅以威而以寬濟之民吏咸畏服四年夏蝗生所部公行視督捕立絕時大暑燥蒸遂感疾歸藥石攻砭百端病勢不可敗公病中念太夫人既先卒大父暨父母遠在故鄉且俱老不可見因遣理往迎之獨齊孺人來公強疾迎郊外相見哀感流涕疾益增劇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正寢公性孝友喜賓客雖貴

不忘故舊故其卒也皆痛悼焉公先室張氏繼室劉氏
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公存日嘗謂其弟理曰以而子善
聚繼我後公歿理如其命公父封文林郎交趾道監察
御史母封孺人先室贈孺人繼室封孺人俱以公貴葬
有日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事狀求作者以圖不朽

敬軒文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二十四

明 薛瑄 撰

箴

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
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名愆
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

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日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羣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騫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
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
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
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
害惟暴若苗惟忿若稂稂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
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
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為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迨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斂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為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
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
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止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
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
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
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
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
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
示羣迷敬為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
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
於怠隳斯實内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
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
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

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為宗慨彼前修年
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
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為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真久矣我
斷一日大覺前為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
黃流可碧顛未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
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

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
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
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
憲天仁柔義遏不率典彛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
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
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

當民服氣協休徵惟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
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
釋勿好刻酷有一于茲靡乎靡燭數紀瘵官齋痛飲毒
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
公體仁曰民不究曰無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
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誠敬勗我人

銘

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為心蝨賊大哉孟氏儒
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
從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
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
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
居月諸勿替經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

將何為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為義不專所持雖
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者庸以
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醅
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耿耿之善端可以擴
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
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為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

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
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
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
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間毫髮靡懈頃刻于
茲卷舒于茲語默慨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
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
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豈曰高山由下可陟
敢贊一言以勗無斁

恒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
夕孳孳顧此彞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
法義有恒師孔恒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
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
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跡昭哉歷歷持
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允于出納喉舌
是職晚亞南宮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

詔懸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繫公之賢惟恒之幹
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
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倣匪曰高山恒齋是仰

思儀堂銘

昔有令伯祖母成之更相為命以孝以慈百世之下人
感其詞嗟哉陶君災屯少罹怙恃兩失孑然孤遺瞤瞤
祖母收拾保持就燥避濕驚癘渴饑孫笑祖悅孫啼祖
悲祖孫一氣同安共危逮茲成人伊誰之思惟祖母氏

邈不可追乃作高堂肖貌在斯溫溫笑語宛宛容儀致
慤則著動息無違令伯是式令聞是垂銘以告之永久
勿隳

孝思堂銘

有魏者堂伊誰居之居惟王君式是孝思思之云何曰
恃曰怙匪怙曷生匪恃曷顧生我顧我實惟我尊怙既
先亡恃罹艱屯乃績乃紡乃誨乃養憫茲藐孤矢德無
與歲月既邁孤亦有成天胡不弔恃亦先零遂蘊遂發

亟踐顯達祿位日增孝心彌切惟此一身父母肢體獨
享光榮孝養已矣而獨何心安厥敷遺深居是堂其有
弗思思之之至如臨庭戶如聞笑語如見喜怒振振王
君孝思孔昭有通於天有徹于朝帝曰孝子予惟汝錫
錫汝考妣如汝之秩御史孺人有格其神一世之屈萬
世之伸王君振振孝思維則載銘其堂永久弗忒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為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

賦之雜揉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為斯太極
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
敬以主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
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沉酣古訓詠歌
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隳室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
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世厚堂銘

惟人秉德惟始不忮篤邇行遠仁理孔昭云胡昧者楚

越人已弗惻弗惆薄亦甚矣吉有君子家以厚傳渴猶
已致危猶已顛乃設寒漿大飲行旅乃懸杙索大濟險
阻其事雖微其心則仁能以類推旁達無垠爰作高堂
名曰世厚式昭于先庸戒于後給事鍾慶世德是遵譬
之水木培根浚源惟厚弗替乃福所自視此堂名欽于
永世

贊

解豸贊

疾惡者天地之正性而人心之所鍾云胡淪胥其類不知其醜而甘與之同有物于此匪兇匪虎非罴非熊名曰神羊曠世莫逢乃能觸回邪而無避合輿論之至公則彼臧否莫辨者覩其狀類寧不為之愧生於中邪

又

爾形不類爾出不世是蓋稟陰陽之情英具天地之正義心之靈既鑑物以靡差角之剛復觸邪以無避宜其端居而百恠惴伏正視而羣小悚畏故能與麒麟同遊

駙虞作配擅執法之英聲為國家之美瑞也

無庵贊

老氏之無乃無而無吾儒之無乃無而有有非聲色形迹之可求雖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其在人也寂然不動者無聲臭之可窺實萬象森然已具之淵藪卓哉無庵心學是潛所以啓大易之關鍵識濂溪之指南其取號也雖無而實有其體道也雖虛而實涵歛之則約施之則覃或翱翔乎武選或正職於大叅凡其著

赫赫之顯蹟何莫非體立而用兼及其老而休也因人事之乘除悟陰陽之消息歛疇昔之敷舒為所卷之微密順大化而怡然乘白雲以高適凡其貫始終而不二由其合有無而為一彼以天地為幻妄以萬物為麤迹空諸實有而為反道悖理之邪說以聾瞽斯民靈害正道者又豈可以比擬無庵之真識邪

王先生畫像贊

其貌克然其色溫然精心玄思探索乎岐黃之編高外

化焉其為術也通變審密而鄉閭稱焉殆將與張長沙
孫思邈劉素異世而同傳也耶

畫龍贊

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顯能晦能雨能雲蓋至陽之精
為萬物之神故其功在天地功在庶品功在生民可敬
可畏可瞻可仰不可得而馴非聖者之至德又安足以
比倫

歸一老人畫像贊

其貌充而全其神粹而完識之正既超軼乎習俗情之
適復笑傲乎林泉是宜享簡穰之多福樂期頤之永年
然則其孤標時服固丹青之可彷彿而靈臺春意豈筆
畫之能盡傳邪

拙巢先生畫像贊

質純氣和理明心定篤信好古拒邪閑正有言有行以
淑後人美哉君子輝光日新

劉紹僉憲畫像贊

東吳之精中朝之英粹乎其質確乎其聲察其操金百鍊而愈固望其儀鶚獨立而無朋推其心蓋欲使善惡之著白要其歸實欲觀惠化之流行是誠所謂有守有為之君子而可為新進晚生之儀刑也

御史張勉夫贊

東吳之英中臺之傑身也繩直心也玉潔持所見不隨俗以低昂蘊其奇每因事而發越宜其勁節挺然忠言剴切身雖歷乎險夷功乃歸於潤澤是猶一鶚之高騫

異乎鷺鳥之累百也

章奏

上講學章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為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
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
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
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
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
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因額森京師雖屢戒嚴而內
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
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

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
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
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
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
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
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
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
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

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
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
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
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予以修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予以攘外侮則修軍政以簡將帥
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守封疆而四境有寧謐之
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

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
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
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
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
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
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
園瞑目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啓昌期將以立莫
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

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緣係緝熙
聖學重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致仕第一奏

欽差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為致仕事節該欽奉
詔書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聽自陳致仕如年未
七十疾病者亦許自陳欽此切照臣年六十三歲雖未
及七十自幼稟受氣薄常有怯弱疾病早已筋力衰微

連年又患眼疾昏花文書字畫不能看視及跌傷臂膊
屈伸不便景泰元年六月內在貴州永寧衛感冒山嵐
暑氣又患風濕痿痺病症兩足無力動止艱難已成痼
疾寒熱不時發作飲食減少肌膚瘦弱至今常服湯藥
調理未痊委實老病不堪辦事伏望聖恩憐憫乞照詔
書事例放歸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二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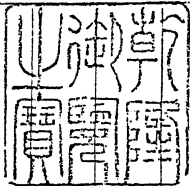
大理寺卿臣薛瑄為老疾乞恩事臣今年近七十稟受

原已怯薄血氣早衰髮白齒豁眼昏聽重加以老病侵尋乃於景泰六年五月初七又因將理失宜邪氣乘虛以入感發舊病攻刺腰腹等處疼痛嘔吐幾至危殆旋蒙聖恩特遣御醫調治已經服藥數日緣血氣已衰卒難平復若不瀝陳愚悃即今不能掌管印信深恐曠官誤事伏望皇上宏天地生成之仁憐臣老病放回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三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薛瑄謹題為老病乞恩
事切照臣見年六十九歲氣體既已衰憊疾病連年發
作天順元年三月內舊患淋疾并右臂風氣疼痛舉發
請醫調治日久稍痊五月初七日前病又發調治至本
月二十四稍痊六月初三日前病又發調治至今未痊
緣血氣既衰藥力無效疼痛不時已成痼疾及兼齒牙
豁落髮鬚盡白肌膚瘦弱眼目昏花委實辦事不前臣
切自念委受朝廷陞用之恩補報莫伸於萬一老病轉

覺於侵尋伏望聖恩憐憫衰朽不堪辦事放回田里俾
得歸骸骨於丘原不勝戰慄感戴聖恩之至緣係老病
乞恩事理謹題請旨



敬軒文集卷二十四